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再考

——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二

黄瑞娜 马振颖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唐敦煌县令宋素墓志, 近年出土于陕西华阴, 志石、志盖均保存完好。传世史籍及出土文献中有关唐初敦煌县令等任职人员的记载十分有限, 根据志文我们可推算宋素担任敦煌县令的大致时间。通过对有纪年的唐初敦煌写卷进行梳理, 可粗略了解宋素担任敦煌县令前后敦煌当地的社会状况。该墓志的发现不仅可补传世文献的不足, 且或将有助于当前的敦煌学研究。

关键词: 宋素 墓志 敦煌 唐初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20) 02-0117-08

2018年第3期《考古与文物》, 刊发了《陕西华阴市唐宋素墓发掘简报》^①, 首次公布该墓志的拓片及录文, 并就志文的内容进行了简要分析。此后赵占锐发表《读唐沙州敦煌县令宋素墓志》^②, 对志主的生平经历、家族谱系、宅葬地等内容进行解读。我们认为还有研究的空间, 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推测其担任敦煌县令的时间段, 并结合敦煌文献等资料的记载, 对当时敦煌社会状况进行简要分析。我们之前曾发表过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一,^③此为系列研究成果之二。

收稿日期: 2020-01-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16JJD770024); 2020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重点招标课题“敦煌通史与敦煌艺术史研究”(20ZD011);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汉唐金石武威历史资料整理与研究”(2019jbkyxs024); 2020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项目(2020jbkyjd002)

作者简介: 黄瑞娜(1989-), 女, 甘肃兰州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马振颖(1992-), 男, 山东桓台人。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与碑刻学研究。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阴市文物旅游局《陕西华阴市唐宋素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3期,第16-41页。

② 赵占锐《读唐沙州敦煌县令宋素墓志》,《考古与文物》2019年第4期,第95-98页。

③ 郑炳林、马振颖《新见〈唐米钦道墓志〉考释——敦煌相关金石整理研究之一》,《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第103-117页。

一、墓志录文

唐咸亨元年（670）《宋素墓志》，2014年3月出土于陕西省华阴市夫水镇连村，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志盖为盨顶形，边长45厘米，厚9厘米，盨顶边长28厘米。盖文篆书2行，满行2字，题“宋君志铭”。志石边长44.5厘米，厚8厘米。志文共29行，满行29字，正书。为便于行文，现据志石拓本，将志文逐录如下：

大唐故沙州敦煌县令宋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素，字，弘农华阴人也。原夫姚风静愠，敷教重乎招才；姒日云亡，代虐崇乎锡智。将军翊汉，荣申夜拜之仪；大夫匡楚，响擅阳春之曲。疏源自森，缔业逾昌。组珮连华，珪纓褰彩。曾祖显，周万丰大监，青、徐、齐、兖四州刺史，元康公。游雾骊首，垂云矫翼。立人伊信，衢多警竹之童；御众以宽，庭少鞭简之吏。祖恭，周积弩司马，殄难将军。谟矢沉沙，庸须坐树。弓开柘杪，鸣弦却月之营；马控桃花，箫影浮云之阵。考真，唐右监门录事，果州西充令。韶仪柳践，秀馥兰滋。彩翟彰仁，奏鸣弦于单父；紫云通感，偃神飏于灌坛。君濯润荆岩，胜光汉渚。吐杨文之风，荷戟驰英；登李闰之龙，通家緝誉。繁章绮合，烂成锦于春葩；逸辩涛惊，注悬河于秋水。有彰滞颖，爰始荐名。弱冠明经高第，寻授□（昭）州恭城主簿，又迁岳州源江县丞。踔骏扬镳，纡铉展割。佐西门而阐德，虽洽无欺；循南陔以企怀，而情怡取爱。于是辞荣去职，览兮归闲，蒸蒸然尽温清之道，一十有五年矣。祭枕惟恭，庶穷欢于五起；励襟无怠，翻阻期于七旬。君臬貌缠哀，凭心在疚。齐子羔之泣血，逾德雅之绝浆。爰以孝绩著闻，特降纶綍，授君为沙州敦煌令。不择而仕，昔闻季路之言；无逮于亲，今睹曾元之叹。君富人以教，立政在恒。郢境蝗移，旬乡凤集。皇唐弥六合而光宅，奄四海而为家。大厦将成，洪材伫降。又有别敕，令君检校东都宫苑事，赐物一百段，加阶一级。而千门万户，伫均西汉之图；左伊右瀍，俄阅东周之水。以显庆四年十二月廿九日，终于洛州河南县旌善坊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四。呜呼哀哉！夫人太原王氏，薜萼槁英，桃质毓美。暂分偕老，终结双魂。粤以咸亨元年岁次庚午五月丁丑朔一日丁丑，合葬于华州华阴县龙腹原，礼也。原隰千里，风萧萧而正寒；烟云百重，日沉沉而易晚。跃池翻影，俨楸隧而回轮；雕础腾华，委松关而载德。其铭曰：

锡壤巨唐，疏苗帝汤。命崇藩室，恭表循墙。本基岳峙，源派川长。国桢有劭，家庆无疆。其一。诞惟□质，含芳秀出。凌云畅藻，深烟霏笔。月怀甫旦，岁□□笔。□骋高衢，累湮畀秩。其二。安仁辍仕，平子归田。模河引箭，写岳开远。晨觞□□，□膳红鲜。遽扁重壤，奄恨终天。其三。痛结游鳧，酸萦吊鹤。考德实感，王言畴若。位表操制，功参作洛。铉玉行迁，相金坐铄。其四。倾舒掩兔，落义停马。亦□□穴，□焉□野。暗水龙来，幽台风下。誉春兰药，声秋松楸。

二、宋素的仕宦履历

志文记载宋素享年六十四岁，卒于显庆四年（659），故其当生于隋开皇四年（596）。志文称“弱冠明经高第，寻授（昭）州恭城主簿”，弱冠即二十岁，宋素明经及第的时间为隋大业十一年（615）。隋末唐初，属科举制的初创期，明经及第人数有限，大体中即授官，尚无守选之制。在此年，他开始担任恭城县主簿。“又迁岳州源江县丞”，宋素担任源江县丞的时间当在大业十三年至十四年（617-618）之间，因为在大业十三年（617）的十月，罗川令萧铣已占据巴陵郡（岳州），自称梁王，改元凤鸣，故宋素开始担任源江县丞的时间可推测当在大业十三年十月之前，否则隋朝的官员派到地方割据政权去做官，是难以说通的。

据《旧唐书·萧铣传》记载：“大业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帅郑文秀、许玄彻、万瓚、徐德基、郭华，沔州人张绣等同谋叛隋。”^① 根据我们前面的推测，宋素到任源江县丞是在大业十三年十月之前，而此时岳州的部分官吏等正准备叛隋，并推举萧铣为主，随后萧铣尽有巴陵郡（岳州）地。“义宁二年（618），僭称皇帝，署置百官，一准梁故事。……隋将张镇州、王仁寿击之，不能克。及闻隋灭，镇州因与宁长真等率岭表诸州尽降于铣。”^② 而此时的宋素，身为隋官，耻于与这些叛隋官员为伍，因此至迟到萧铣僭称皇帝后，他不愿任伪职，便“辞荣去职”，回家奉养父母。

志文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讲宋素奉养父母的孝行，且用了类似扇枕温衾等二十四孝的典故，来表现宋素的孝顺。“蒸蒸然尽温清之道，一十有五年矣”，这十五年正是新旧王朝更替时期，唐朝刚刚建立，逐渐平定各地方割据势力，而宋素作为前朝官员，一直在家奉养父母，这也为他今后任职敦煌准备了条件。从618年往后推15年，就到了贞观七年（633）。

但是，在他奉养父母十五年后，可能并未直接任官，“泉貌缠哀，凭心在疚。齐子羔之泣血，逾德雅之绝浆”，说明在父母去世后，到他任职敦煌前，还有一段时间是在家未任官的。志文称“爰以孝绩著闻，特降纶綍，授君为沙州敦煌令”，据此可推测，宋素任敦煌县令是因为孝绩，再加之前朝明经的身份而被奏荐。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提到：“奏荐州县官，首当其冲的是县令和州录事参军。唐太宗时，县令就已开始举荐。”^③ 据《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一年（637）载：“侍御史马周上疏，……‘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疏奏，

①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6《萧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263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56《萧铣传》，第2264-2265页。

③ 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14页。

上称善久之，谓仕臣曰：‘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①由此可见，至少从贞观十一年开始，诏五品已上京官奏荐县令已经开始实行，并成为铨选的有益补充。宋素能担任敦煌县令，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他应制举，参加了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的考试，而被直接授官。如贞观十七年（643）五月乙丑诏令各州县“举孝廉茂才，好学异能卓犖之士”^②。唐初应制举的人数并不多，往往及第后便可以马上授官。“授君为沙州敦煌令”，此处的授当为旨授，即由吏部而授，不经由皇帝。在唐代，六品以下的一般京官和地方官则为旨授。^③

宋素担任敦煌县令的时间，志文没有明确记载。他在显庆四年（659）去世时的官职为“检校东都宫苑事”，检校官在唐代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代理某官，另一种是地方使职带台省官衔。^④又据志文载“终于洛州河南县旌善坊之私第”，我们推测宋素当属于第一种情况，他有可能是在敦煌县令任上秩满后，又任检校东都宫苑事，但尚未转为实任官职便故去了。唐前期的检校官，虽名检校，实履其任，职同正授。《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二年（657）十二月丁卯条载：“以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⑤则宋素检校东都宫苑事的时间当不早于此。据唐制，一般情况下，县令官满后需守选三年，而县令的任期正常为四年，照此可推宋素任敦煌县令的时间段当为永徽中至显庆二年之间。唐初提倡以孝治天下，宋素又因孝绩著闻，是符合当时时代的主流。而宋素令敦煌前后，敦煌当地的社会状况是怎样的，他又为何能从敦煌县令升至中央任职，我们可以借助敦煌文献和传世史籍找到部分蛛丝马迹。

三、宋素令敦煌前后的社会状况

（一）唐初敦煌的建制沿革及周边形势

沙州敦煌县，即隋敦煌郡属县，隋大业十三年（617）被李轨占据，唐武德二年（618）平李轨后置瓜州。武德三年（619）十二月，瓜州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暠，举兵反唐。五年（621）五月，瓜州土豪王干斩贺拔行威以降，瓜州平，改为西沙州，领敦煌县。六年（623），州人张护、李通凡，杀瓜州总管贺若怀广，立沙州别驾窦伏明为主。同年九月，窦伏明沙州降。贞观元年（627），全国分十道，瓜、沙等州属陇右道。七年（633），改西沙州为沙州。永徽二年（651）五月，沙州升为都督府。天宝元年（742），沙州改为敦煌郡。

①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95《唐纪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2-6133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645《贡举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727-7728页。

③ 赖瑞和著《唐代中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0页。

④ 张国刚著《唐代官制》，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169页。

⑤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00《唐纪十六》，第6308页。

唐初的敦煌,不仅存在地方割据势力,叛服不定。从周边形势来看,北有突厥,南临吐谷浑、吐蕃,东接河西走廊东段凉、甘、肃诸州,西通高昌及西域诸国。在唐对高昌及西域用兵时,敦煌往往要提供人力、物力等资源保障。如侯君集在征伐高昌的过程中,“前军营造攻具,乃统沙州刺史、上柱国、望都县开国侯刘德敏……并率骁雄,鼓行而前,以贞观十四年五月十日,师次伊吾”^①,可见前军的构成中,有不少瓜、沙二州官吏。^②在《资治通鉴》、两《唐书》等传世史籍中可以看到不少有关唐初敦煌及周边形势的记载。从武德二年至九年,北面的突厥与西南面的吐谷浑彼此呼应,连岁入寇河西陇右。如武德三年(620),突厥入寇凉州,败总管杨恭仁,掠男女数千而去。七年(624),吐谷浑寇鄯州;突厥寇甘州。九年(626),突厥寇凉州、兰州,吐谷浑党项寇岷州、河州、廓州。^③到了贞观年间,敦煌及周边形势发生重要变化,唐廷任用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加强河西战备。在对突厥的战争中,取得多场胜利,如贞观三年(629)十一月,突厥寇河西,被肃州刺史及甘州刺史击败。四年(630),李靖击灭东突厥,俘颉利可汗。该年九月,伊吾城主降,以其地置伊州。六年,重修开通大碛路,即出玉门关沿蒲昌海北岸,过白龙堆、古楼兰到达焉耆、龟兹。^④九年(635),李靖平吐谷浑,获其王慕容伏允,吐谷浑故地被唐蕃分治。十四年(640),侯君集平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又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各置属县。同年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十八年(644)郭孝恪破焉耆,贞观二十二年(648),平龟兹。同年,始置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显庆三年(658),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重设安西四镇。以旧安西为西州都督府,领高昌故地。至此,唐朝可谓真正打开了西域的局面,疆域也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此过程中,河西始终作为唐朝的战略基地,不断为前线提供物资等保障。从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大量馆驿文书来看,唐代敦煌境内设置了诸多驿站、马坊,能保证重要信息的及时传递沟通。^⑤沙州虽然是河西最西端的一个州,但同时也是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其战略地位不容忽视。

(二) 敦煌文献唐贞观至显庆四年题记

敦煌文献中有纪年的从贞观到显庆四年的写卷并不多,参考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薄小莹《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隋丽玫《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题记分年初录》、邵惠莉《俄藏敦煌文献叙录》等论著,将有关写卷罗列如下:

-
- ① 罗振玉集录《西陲石刻录》,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1032页。
 - ② 王素《高昌史稿(统治篇)》,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426页。
 - ③ 李宗俊《唐前期西北军事地理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2页。
 - ④ 郑炳林《试论唐贞观年间所开的大碛路——兼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21-129页。
 - ⑤ 王冀青《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馆驿文书考察之二》,《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第56-65页。

含唐贞观至显庆四年题记的敦煌写卷统计表

时间	卷号及名称
贞观年间	S. 2231《大般涅槃经卷第卅九》；S. 1218《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二》；西北师大006《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七十一》；BD14594《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傅增湘旧藏《鹖冠子》；敦研0363《妙法莲华经卷第二》；BD00206《妙法莲华经卷第四》；BD06836《四分律戒本一卷》；BD15165《妙法莲华经卷第七》；上图058《佛说无量寿宗要经》（疑伪）；中村067《妙法莲华经卷第六》；S. 2838《维摩诘经卷下》；S. 3888《大方等如来藏经》；敦博054《妙法莲华经》；S. 4284《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七》；P. 3561《智永真草千字文》；P. 3898《持诵法华经灵验记》；上图168《维摩诘经卷下》；BD14011《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第六》；BD14828《摩诃般若放光经卷十五》；BD14560《大菩萨藏经卷第三》；P. 3709《佛地经》；P. 2323《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BD15243号3《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卷》；京都博物馆（守屋旧藏）《妙法莲花经卷第五》；李盛铎旧藏《解深密经卷七》；西胁旧藏《佛说灌顶章句拔除过罪生死度经一卷》
永徽年间	S. 3375+S. 11446+P. 4634C2《永徽二年东宫诸府职员令》；S. 3394《维摩诘经卷中》；P. 3311《春秋正义衍名》（内府写本）；P. 4508《温泉铭拓本》；Dx01391《唐永徽名例律》；P. 3560V《唐沙州敦煌县灌溉浇田行施细则》；上图169《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十一》
显庆元年至四年	林熊光旧藏《金刚般若经》；甘博028《摩诃般若波罗蜜经》；S. 5181《佛性海藏经卷第一》

通过以上统计不难发现，带有贞观年号题记的以佛经占绝大多数（其中的宫廷写经，大多是后来朝廷作为奖品赏赐给敦煌地方的），非佛经的写卷仅有《鹖冠子》和《智永真草千字文》，这两个写卷应当于文教有关。而永徽年间的写卷，虽数量不多，但种类却较为丰富。据上文推测，宋素任敦煌县令的时间段当在永徽中至显庆二年之间，这部分永徽年间的写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素在任时期的社会状况及其政绩。唐代县令，考课的内容和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主要包括德、能两方面，决定其升迁去留。四善是指个人品德方面，二十七最是指行能才干。不过在唐代的实际考核工作中，并不局限于“四善二十七最”之条目，因为这些标准过于空泛，所以不得不突破高度概括的框架，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衡量尺度。以州县长官为例，“二十七最”中有关他们的规定只有一句，即“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①唐代县令的主要职务包括收取赋税、审理法案、户口管理、差科均平、开通道路、劝学务农等，这些也是考核的重要方面，影响到其迁转去留。

敦煌文献 P. 3560V《唐沙州敦煌县灌溉浇田行施细则》，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包括敦煌县令在内的官吏对于农田水利的重视，属于“劝农桑”方面的举措，农田得到灌溉，作物丰产，最终则有助于赋税征集。S. 3375+S. 11446+P. 4634C2《永徽二年东宫诸府职

^① 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侧谈》，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年，第19页。

员令》和 Jx. 01391《唐永徽名例律》，保存了永徽年间的法律条文，正是“明刑法”的客观反映。P. 3311《春秋正义衔名》和 P. 4508《温泉铭拓本》，则是当时重视学校教育，即“兴文教”的具体体现。结合这些有限的资料来看，大致可窥探永徽年间敦煌的社会面貌。

此外，齐陈骏曾对唐初敦煌的沿革和人口作过分析说明。^①另据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一书中《唐陇右道诸州府各阶段（中唐前）户数统计表》：沙州，贞观户为4265，开元户为6466，天宝户为（6395）。沙州，《旧》志无天宝户，《新》志以贞观户补之，误，此取《通典》户数充足之。可见，贞观以后，河西陇右户口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②陇右道自贞观十三年至天宝十一载之间，户口的年递增率为千分之6.2。^③很显然，宋素担任敦煌县令时期，敦煌的人口数量也正处于上升期，户口增加是不争的事实。

宋素后来由敦煌县令升为检校东都宫苑事，并且“赐物一百段，加阶一级”，其官职升迁，又获殊荣的具体原因，虽然志文未载，但不难看出与他在敦煌县令任上的政绩不无关系。

四、余论

我们在对志文内容进行解读时，还发现有两个小问题，值得进一步分析。一是宋素的曾祖宋显任北周万丰大监的情况，再就是宋素最初任职的恭城县，是否就是共城县的问题。

万丰大监。志文记载宋显仕宦情况“周万丰大监，青、徐、齐、兖四州刺史，元康公”。而对于“万丰大监”，《发掘简报》与赵占锐文均未进行解读，给人留下困惑，主要原因大概在于“万丰”二字难以理解。我们经过分析认为主要存在三种情况，一种是“万丰宫（苑）大监”，如杨素在隋文帝时曾担任“仁寿宫大监”^④。这类“某宫大监”，主要是负责都城重要宫殿或苑囿的营建。司豪强曾对隋代行宫与离宫做过系统全面统计，其中隋承袭北周的行宫有三处，即醴泉宫、长春宫、河阳宫。^⑤对于北周行宫与离宫的考察，目前尚未见到专门的论文。另一种是“万丰城（营作）大监”，如北周时窦炽曾任京洛营作大监，“及宣帝营建东京，以炽为京洛营作大监”^⑥。高颎在隋

① 齐陈骏《敦煌沿革与人口（续）》，《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59-72页。

②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

③ 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第154页。

④ [唐]魏徵等撰《隋书》卷48《杨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287页；[唐]李延寿撰《北史》卷41《杨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14页所记同。

⑤ 司豪强《隋朝行宫与离宫考论》，《陇东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31-37页。

⑥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30《窦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20页；[唐]李延寿撰《北史》卷61《窦炽传》，第2176页。

文帝时曾担任过“新都大监”^①，即“营作大兴城大监”，负责大兴城的建造。杨素在隋炀帝时曾任营作东都大监，“炀帝即位，……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②。但是通常来讲，大城配上大监，必为重要的城市或军事重镇，如长安、洛阳等，而万丰城，正史未见记载，故“万丰城（营作）大监”的可能性较小。再就是“万丰渠（河）大监”，郭衍在开皇年间曾“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曰富民渠”^③。水系配上大监，也应为重要的水系或漕渠，但目前却找不到有关万丰渠（河）的记载，显然“万丰渠（河）大监”的可能性也较小。综上，万丰可能为北周时宫或苑的名称，万丰大监的全称或为“营作万丰宫（苑）大监”，这属于皇帝临时委派的官职，即任命大臣负责营建某些重要工程，此处指万丰宫（苑），待工程竣工，官职随之结束。

恭城非共城。宋素明经擢第后，初任官职为“□州恭城县主簿”，赵占锐读作“殷州恭城县主簿”，并认为志文中“恭城”即“共城”，‘恭’与‘共’二字发音相近，墓志或因此将二字混淆。^④我们认为这一解读似有不妥。唐初，岭南道的昭州即领恭城县，《旧唐书·地理志》载：“昭州，隋始安郡之平乐县。武德四年，平萧铣，置乐州，领平乐、永丰、恭城、沙亭四县。贞观七年，省沙亭县。八年，改为昭州，以昭冈潭为名。天宝元年，改为平乐郡。”^⑤前文已述，隋末唐初，中明经者人数有限，往往高第即授官。我们认为，志文中“□州恭城县”，似为“昭州恭城县”。志文中未用隋时的地名，而是使用书写墓志时唐代行政区划变动后的新地名。志文所记“岳州源江县”，大致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为《隋书·地理志》阙载此“恭城县”。

以上我们对新近刊布的唐敦煌县令宋素的墓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正史资料、敦煌文献等又进一步解读，得出了新的认识。宋素墓志的出现，不仅补充了高宗时期敦煌县令任职人员的空白，而且对我们了解唐初敦煌的社会状况也提供一定帮助，特别是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唐初有纪年的题记，也客观反映了宋素令敦煌时的部分政绩。重视中原地区出土的中古时期与敦煌乃至河西相关的碑志资料，如《唐敦煌张淮澄墓志》^⑥等，对于研究敦煌学及河西史地，或将有所帮助。

① [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41《高颀传》，第1180页；[唐] 李延寿撰《北史》卷72《高颀传》，第2488页；所记同。

② [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6页；[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48《杨素传》，第1291页所记略同。

③ [唐] 魏徵等撰《隋书》卷61《郭衍传》，第1469页；[唐] 李延寿撰《北史》卷74《郭衍传》，第2546页所记略同。

④ 赵占锐《读唐沙州敦煌县令宋素墓志》，第95-96页。

⑤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41《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27页。

⑥ 相关研究参王庆卫《新出唐代张淮澄墓志所见归义军史事考》，《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12-21页；郑怡楠《新出〈唐敦煌张淮澄墓志铭并序〉考释》，《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第22-36页。